

玄武湖之秋

(小說集)

倪貽德 著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實售四角)

創 造 叢 書
第 九 種

玄武湖之秋

(全一冊)

版權所有

著 作 者

倪 貽 德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代售處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各省各大書局

致讀者諸君

我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借住在朋友家裏，每天只是昏昏沈沈的把日子消磨過去，一點事情也不想做，我的心也漸漸的變成了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的麻木的狀態，連現在是已經到了甚麼時候也想不起來了。今天午後睡醒的時候，偶然把窗門推開，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侵蝕到我的身上來，怪蕩人魂魄不過的。

——哦哦！這大概是東風罷？難道是春也來了？

我於是遙想起這時候，鶯飛草長的江南路上，青青的陌上田間，定然有許多遊春的士女，在那裏攜手徜徉，縱情觀笑的！噯噯！青春的年華，桃花的人面，這是何等使人豔羨的事情！但是我呢？我現在却已經如同一匹藏在敗葉之中等待斃的秋蟬一樣，一點生趣

也沒有了，眼看見人家一個一個向成功的路上前進的時候，只有發出幾聲聲嘶力竭的悲鳴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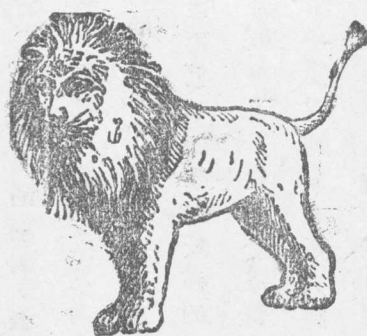
這樣秋蟬似的悲鳴，原是不想求人家表同情的。親愛的讀者，你們看了這幾篇東西，如果說我是一個可憐的失戀者，那實在是錯了。失戀！這是多麼幸福的一回事！既名為失戀，當然是已經經過一番甜蜜的戀愛過的；而且在失戀時的心境，是多麼具有美妙的詩意呢？但像我這樣一個一無可取的世界上所無用的人，試問那一個女子肯和我發生戀愛，我又何從而能失戀呢？所以我這裏面所描寫的，與其說牠是寫實，倒還不如說牠是由我神經過敏而空想出來的；與其說牠是作者自身的經驗，倒還不如說牠是爲着作者不能達到幸福的希望因而想像出來以安慰自己的好。

自從我這幾篇東西見了世面之後，可憐我生世的人固然有，但

是在那裏譏罵我的人實在也不少，他們說我是肉麻，說我是無病呻吟，說我是一點修養也沒有，甚而至於被人所不容而遭驅逐。那麼我這本小小的集子出來之後，不是更要被人家譏罵得厲害了嗎？不過這倒也不要緊，我原是一個世上的弱者，譏罵和欺凌是受慣了的，再也不是爲奇了。啊啊，你們得意的成功者喲！你們儘管辱罵吧！你們儘管譏笑罷！你們的譏笑和辱罵，於我是實在沒有甚麼得失的。

好了！我從今以後再也不願學那秋蟬的悲鳴了！悲鳴原是徒然的，徒然是遭別人的討厭罷了！我對於這青春時代享樂的希望也不再有了，我今後只願一個人到那杳無人跡的蒙古大沙漠裏，或者是冰天雪地的悲笳爾湖畔去度我流浪的生活，以終我的一生。因爲這江南美好的風光，與我的生世太不相調和，我怎麼再能住得下去呢？

玄武湖之秋



一九二四，三，二七 歸于上海

玄武湖之秋目次

江邊

花影

悵惘

下弦月

窮途

寒士

玄武湖之秋

歸鄉

黃昏

秦淮暮雨

玄武湖之歌

江邊

N在懷喪失望的時候，總是常常癡立在窗前作無聊的眺望，好像無論那一間房屋，一個過路人，一枝枯了的小樹，甚至一根單調而直挺挺的電桿木，也值得他注意似的，其實在他心目中呢，却一絲一毫都不能感到，任那對面的景物，如何的複雜，如何的能引動人，但他終如同站在寥廓的沙漠中——只是一片極目的荒涼。

他却無意中被下面的足以感動他神經的聲音牽引了，俯下頭，只見一個着黑色呢衫的青年，從人力車裏走出來，從那瘦削的肩峯扁扁的頭顱上，他一望而知是友人谷尼君了。

『哦！密史脫谷！你什麼時候到上海的？快走上來談吧！』

『哦！N兄！你也在這裏嗎？我是今天到上海的，一到就趕來看你們了。』谷尼君一邊跑上扶梯一邊說着，於是在房裏的人文亞白治

人一勺也都跳出來和谷尼君作親密的握手，久別重逢後的談話，自然是格外的繁絮了。谷尼君說：『我在去年十月間回到了廣東，爲着家庭的瑣事，奔波在潮陽汕頭之間，空下來的時候，只是度着寂寞的生活，想到了在上海的你們，想到了展覽會的盛況，何等的狂熱和愉快呢！後來接到你們的來信，才曉得你們的生活平白地受了打擊了；你們所努力的展覽會，也如同泡影曇花的消散了！……』

『這都是受了經濟的壓迫，可恨的金錢啣！萬惡的金錢啣！我們這許多有爲的青年，都被他壓制得不得動了！——然而今年，今年春季……』亞白君急得跳起來辯護著說：

『今年春季自然要積極進行，我的希望也正是如此，可是我這次又不能參與盛會呢，我此次到滬，是爲着將先母靈柩運回故鄉的事，明天到鎮江，後天回來，再過兩三天，料理些雜務，又要回廣東去了！』

『鎮江？鎮江的事不繼續做下去嗎？』

『鎮江的事我再不願去做了，明天不過去和他們講幾句話，本來他想請令陶君去代的，但是他現在已就了C書局的事了。』

正在急待機會而又屢次失敗的N，聽到了這句話，心裏不禁躍躍欲試的快活起來，好像前面現出一線光明的希望，急忙忙的接着說：『那麼我去，我自以為這椿職任還能夠勝任的，你能允許我嗎？你曉得我現在的生活，是怎樣的困苦，怎樣的窘迫呢！』

谷尼君聽了他的要求，默然思慮了半刻才慢慢的低聲說道：『你去我也很歡迎的，不過將來不要懊悔呢！』

『自然不會懊悔，人到了窮的時候，便什麼事情都會做了。』

『好好！那麼今晚的夜車我就和你一同去吧。』

『N君！我們同住了不過幾天，你就這樣快的和我們分別，我真不願你去。』

『這也是沒法，我也戀戀於此呢！』

「大丈夫那裏還管得這許多事？人生聚散，本是無常；我等形質雖離，只要精神上能團結，何愁相隔於千里外呢！」

「……………」

「……………」

他們彼此又談到別的地方去了。

○

○

○

夜色已深了，馬路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下去，只有幾盞疏朗的煤汽燈，還在這黑暗的嚴夜中，冷冷地放他的微光，除此以外，遠遠的或者還有幾個黑影憧憧地出沒着，越使人覺得這深夜的恐怖和悲哀。這時有兩部洋車緊緊的向西北角上衝過去。在隱約模糊裏，人可以辨出，那坐在前一部上的，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從他那瘦小而靈便的身材上，活潑而機警的面貌上看來，都可證明他是一個老於行旅者，坐着後一部的，却比較的年輕些，他的面貌雖然剛毅而帶有幾分孩氣；他的身體雖然堅強而却

又偏於矮小；他兩腿間夾了一個鋪蓋，不時發出那短促而單調的警告：『快！ 拉快！ 車開的時間不遠了！』那車夫聽見了，也就放開了脚步，打着堅硬而平滑的地皮，僻拍僻拍地飛奔前去。

N和谷尼走進車箱的時候，人已經擠得滿滿了。好容易找到了兩個空位——是被他人落選的空位——方把剛才急跳的心，慢慢安息下去。車輪不一刻也就轉動起來，向著茫茫的黑暗中前進，他們要想閉一息眼睛合睡更其不能；除開長時間的沈默，便是斷續的談話了。

『啊啊！ 我們正如同在這兒做夢，兩三點鐘以前，不是還在西門F館子裏聚餐的？ 一忽兒又在這無邊的曠野裏了！ 再過三四點鐘，怕又到了鎮江。』

『我們也正如無歸宿的迷鳥，徬徨在灰色的黃昏中，飛到那邊，那邊暫時棲一棲也好；飛到這邊，這邊暫時息一息也好；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呢？ 長途奔走，碌碌風塵，究竟找到了什麼呢？ 我在學生時代，常冷眼

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憐虫，哎！如今我自己也變了一個可憐虫了！不知道這次到了鎮江，又將怎樣？……』

『N君！我想你這次到了鎮江，希望一定很大，以你的聰明，以你的學問，怕何處不能立足！N君！我同你說，你到了那邊，萬不要死守固定的地位，你只要將CW學校當作立腳點，然後向外方發展出去。你想，鎮江是一個江南的大埠，與南京又不過一站之隔，你何愁沒有發展之餘地呢？』

『啊！你未免把我看錯了！我那裏還有這種志向呢？我現在對於一切都懷疑，一切都灰心，我甚至懷疑藝術。……』

『藝術的本身本沒有懷疑的地方，只在乎研究藝術者自己的人格罷了！不過，在今日資本制度之下，窮苦的青年藝術家，確沒有立足的地位，別的且不必說，就是單單一種繪畫的材料，從外國運了來，又被奸詐自利的商人，故意抬着高價，以飽其私囊，弄得我們這批窮畫家無從購置，

我想到這種地方，對於藝術也有些灰心，我此後或者改業經商，也說不定。」

「我也在這麼想，像我這樣顛連困苦的人，自問再沒有享受藝術的機會了！啊啊！然而我除此以外，又去做什麼呢？」

N說到此地，心裏不由得感到一種失望者的悲哀；

「我從入世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一年了，這二十一年中，除開八九年的兒童生活外，此後的境遇便一年年的衰敗下去，我每有重興家業的心願，但是去年望到明年，明年又望到後年，總只有式微，只有失望，此後恐也永遠的不會振拔，倘到了中年，依然碌碌如故，看看兒時的朋友，他們都一個個顯露頭角在社會上了，那時候，將感到怎樣的痛苦和悲哀呢？」這時他眼眶中的淚珠已充滿了。倘使沒有旁的旅客，他真的又要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谷尼君看到他這種態度，一方面固然在代他悲哀，而又用了別的話語來安慰他：

『你也可以倦了。我們大家睡一息吧！明天我們還要去那滾滾東流的長江呢！』

○

○

○

又是一天不同的景色。在破曉薄霧的時候，幾顆銀白色的晨星，還閃爍在鉛灰色的天空上，面前是一帶遠山，在濛濛中不甚看得分明。經過殘冬的枯樹，倒映在幾處靜止不動的水蕩中，都一樣的幽靜沈默。他們兩人在這黎明中經過幾條狹隘不平的街道，到了一所洋台門面的旅館門前；把門敲開，驚起了幾個貪睡的茶房，他們却異常的表示歡迎。這時候N和谷尼兩人，都受了一晚上車輪的振搖，和幾陣清寒刺骨的晨風，身子已經覺得十分的受不住，胃部又好像在那裏起起作用來，口裏不住的噁着清水，所以便胡亂的找了一間房間，拉開被頭攢進去就睡了。待到一覺醒來，太陽的光線已經射到牀腳邊的地板上，從窗外望得見的天空，是一片澄清的蔚藍顏色，牆頭的枯枝，也在隔風招展，大約陽春的節季，已

從無形中來到江南了！

約莫在十點鐘的時候，谷尼君和N走出旅館，經過兩旁矗立着西式洋樓的市場。N在這一瞬間，用他直覺的批評，將這初次會面的鎮江，和他去年曾往游歷過的常熟，兩兩比較起來。從地的方面說，如果以常熟爲偏僻，幽靜，狹小，閑散呢；那麼就可以說鎮江是廣大，繁盛，喧囂，嘈雜了；就人的方面說，如果以常熟人的性質是近於文秀，風雅，怠惰，病弱呢；那麼就可以說鎮江人的性質是近於勤勞，耐苦，操作，凡俗了，總之，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

他一邊走一邊這樣無聊地觀察，不知不覺已走就一所醫院式的洋房面前，谷尼君指着那塊牌子說：

『這就是我們的CW公學了！』

就此走了進去，是一間會客室，因爲天井小的原故，所以光線異常的不充足，玻璃鏡框裏裝着的風景畫，雖然是極整齊的懸掛着，但和一塊黃

一塊白而剝落的牆壁相襯，却十分的不調和，桌上的檯布已由潔白而變爲黃灰了，此外是幾張籐椅，一個木製的書架，當中放着幾本教科書和業已破舊的敎育月報。

于是谷尼君又領他到校長室裏，這位丁校長在兩年前也和他同學過，是一位善於演講，交際的人，這時他還在睡着，看見他們倆個進來，便從暖洋洋的被窩裏勉強爬出來，一邊洗面一邊對着N說：

「難得，難得，我們闊別已兩年，今天甚風兒吹來的？」

「我是戀慕貴處的風景佳勝，特別趁着閑暇，和谷尼君順道來遊覽的。」

「那麼可以多住幾天，以便暢遊敵地的風景……」

此後就是他和谷尼君的談話了。

「此地已經開校嗎？」

「開了，已經開了四天。」